

道德教育危机与德性教育回归

高翔¹, 史红滢²

(1. 南京邮电大学 后勤管理处, 江苏 南京 210046)
(2. 淮安中学, 江苏 淮安 223229)

摘要:德性教育以人的道德品质为教育方向,其实践性为道德教育提供了可供操作的依据,同时,也为对当下道德教育现状的理性分析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基础。在教育实践的过程中,道德教育应该像德性教育一样尊重道德主体,从形式主义转到可操作的行为实践道德教育模式,注重德性教育氛围,并理性分析德性教育的社会功能。

关键词:德性;德性教育;道德教育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420(2011)04-0062-04

道德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面对当下的多元化社会,道德教育已然成为一个时代难题。道德教育迷失了应有的方向,并遭到了来自社会的种种质疑,即使是那些从事道德教育的工作人员也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迷惘。所以,道德教育应该怎么实施以及如何定位道德教育的功能等一直是当今道德教育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德育的社会危机与自身危机

不容否认,在当下中国经济与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道德教育面临着许多困惑与挑战。正如金耀基先生所说:“今日,大学之最流行的形象不是‘象牙塔’,而是‘服务站’了。社会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政府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市场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大学不知不觉地社会化了,政治化了,市场化了。”可以看出,在高度市场化的社会环境中,道德教育已经越来越边缘化,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仍固守于传统口号式的道德教育形式之中。

道德教育的困惑离不开现实社会中的道德

生活现状。其一,现代化打破了传统生活共同体的封闭性和稳定性。传统“熟人”的道德生活共同体逐渐被“陌生人”集聚的经济共同体所代替。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人们的交往深度有所下降,情感成分越来越低。所谓交往大多是经济层面的交易,法规层面的协议。在这样“陌生人”的社会中,社会需要的是法规式的制度协调,强调的是每个人在公共空间中遵纪守法。其二,现代社会注重自由的首要性与效率的最大化。在现代化过程中,有一部分人把传统道德看做是束缚自我的精神枷锁,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去道德化,力图摆脱传统社会中“善”与“恶”的道德评价标准。其三,现代社会的精英标准由过去“圣人”式的道德君子转变为“大款”式或“能力”型的成功人士。现代社会中人们非常重视才能的高下,只要具有非凡的骄人业绩,就可以成为当今社会的榜样。今日的歌星、影星、球星尽管绯闻不断,却因其出众的技能,而拥有着大批的“粉丝”。其四,德育在教育过程中发生了部分“异变”。传统道德教育以德感人,在育人过程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并在社会氛围与社会主体中形成道德与

收稿日期:2011-09-16

作者简介:高翔(1977-),男,南京邮电大学后勤管理处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史红滢(1978-),女,江苏省淮安中学教师。

基金项目:南京邮电大学教育科研课题“道德教育价值危机的分析”(GJS-XKT1005)

论、道德监督与道德信仰。然而,当下在育人过程中,因过分强调专业技能,德育被边缘化并发生部分“异化”,已然失去了传统意义上德育的本然功能。所以,当下社会境况的转变,德育本身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已经失去了其主导地位^{[1]197}。

此外,学校自身的道德教育也存在着问题。首先,教育理念的偏差使得道德教育定位不准确或在学校众多的教育类型中丧失应有的地位。传统道德教育中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转变为以技能知识类型为主的教育观念。在道德教育面前学生的主体性地位丧失,在情感上,学生不再是内在感化式地接受,而是一种知识层面的了解。其次,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道德教育在目标上缺乏现实性,脱离实际生活,忽视道德主体存在,缺乏层次性与可操作性。道德教育内容单调,缺乏情景性,过于注重超越性,忽视人们平实的日常生活,过于保守滞后,不符合时代潮流,也不适应主体道德情感发展的需要。最后,在道德评价上方向偏失。由于评价方法单一,评价标准化、模式化,忽视学生个性发展,一定程度上造成德育效果低效。

总之,无论是社会教育还是学校教育,现有的德育内容和德育方式都不够完备,需要进一步完善。这势必将引发社会对当下德育的反思,以在德育的内容、方式方面进行应有的探索。

二、德性教育的必要性

德性教育在育人的过程中具有完整性与统驭性。它导人向善,导人准确地把握真理,导人产生高尚的道德情感,导人形成正确的人生信念,并导人选择合情合理的实践和行动方式,具有强大精神力量。换一种说法,德性教育也是指“人为何人”的伦理德性教育,在具体社会环境下,在生活中所形成的一种道德品质、行为习惯、价值选择等等。

在传统的道德教育过程中,德性很早就被关注。在古代,德性同道德以及美德伦理都具有相同的意义。《中庸·二十五》中写道:“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意思是,成就自我,做一个真正的人,必须要有德性;而做成一件事情,则具有相应的知识即可。有了德性,就能过上一种高尚的生

活。并且,唯有人依靠德性,才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与欲望,把自己本能的自然欲望升华为具有社会情感的道德责任与内在自我的道德信仰。故古人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2]198}

西方伦理思想史对德性的探讨可以追溯到荷马时期。荷马史诗中用德性一词来形容人的优良品德,并以勇敢作为德性品质的核心。甚至,古希腊智者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伦理学家普罗泰戈拉(Protegra)认为“人人皆有德性,美德是可以教诲的”,将德性的品质放宽到社会中主体的人,而不仅仅局限于英雄,把道德看成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不是神的意志体现,不是高不可攀而是人人皆有德性,德性可教。亚里士多德主张德性是美德,是人的一种品性,是一种使人善良,并获得优秀成果的品质。他在《尼可马克伦理学》中说:“人的德性,就一定是那种既能使人成为善人,又能使人圆满地完成其功能的品性。”^{[3]156}苏格拉底将德性视为理智,具有理智的人,其灵魂是按照理性活动的,因此,苏格拉底认为人的行为必须按照概念与真知去行动。麦金太尔把德性直接理解为人的品质,他在《德性之后》一书中,把德性既看做是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所必需的品质,又看做是善于整体生活的善的品质。

无论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还西方的美德伦理都认为德性是一种渗透到人的心灵感受中的理智普遍性,是人心灵中的理智、情感、意志在现实社会活动中相互融通的结果。它包含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前者是德性的灵魂,是人的内在价值所具有的;后者是德性的伦理表现,是人在伦理关系中所形成的情感、行为、气质等道德习惯。整体而言,德性是个健全的道德品质,是一个由内而外的、可实践的道德品质。

可见,德性是道德教育真谛之所在,道德教育最终回归到人之本位,同样与德性不谋而合。德性与道德教育有着一个共同道德哲学支点:人为什么而活着,或者人应该过怎样一种生活。这意味着德育不仅仅停留在静态的规范遵守,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体动态的价值追求。德性为道德教育提供了一种精神范式,是对道德教育精神的一次整体升华。德性教育不仅仅是道德主体对价值应然性的一种认识,更重要的是道德主体将

“应然”转化为自我的一种道德自觉与道德信仰,这也是当下道德教育所要深化的地方。与此同时,德性与道德教育相结合,使得道德教育不仅仅局限于道德主体个体自身的一种感化,而且还进一步将德性教育在个体身上的这种精神普及到整个社会层面,使社会中的每个个体心灵能够相互通化,彼此间融合为一个整体。所以,德性教育是一种大教育观,既包括了德育教育中道德主体的个体德育培养,也包括社会层面道德主体之间的一种道德营造,更是道德教育之所需。

三、道德教育中德性教育的回归

德性教育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荷马时代。荷马英雄社会已经开始使用德性一词,他们认为德性有两大类:一类为勇敢及其相关的观念,另一类是以友爱、命运、死亡等为其核心词汇,其中勇敢统领各种德性。随后古希腊哲学家也据此提出了“德性可教”的命题。哲学家苏格拉底从知识论的角度对“德性可教”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美德可教,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教人以美德?什么样的人可以学习美德?苏格拉底认为,只有“有思考力”的国家统治者和哲学家才能配做美德的教师,同时,只有那些具备“正义”、“勇敢”、“刚毅”、“节制”等美德的人才具有资格去学习美德。幸福论伦理学家德谟克利特从人的本性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出发,认为人通过理智可以在道德修养的过程中洞悉世界与人生,避恶从善,驱除烦劳,最终使人进入宁静高兴的精神世界,从而肯定了德性可教的理论。柏拉图则是主张“德性先验论”,认为德性是人先天所有的,他以古希腊的“四主德”为基础,把德性分为“明智”、“勇敢”、“节制”和“公正”,认为这四种德性分属不同阶层的人,“明智”是最高的美德,属于国家最高的统治者——哲学王,“勇敢”属于国家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和国土的保卫者——军人,“节制”属于手艺人 and 农民,“公正”属于每个等级。同时,他也指出:“灵魂的其他所谓美德似乎近于身体的优点,身体的优点确实不是身体里本来就有的,是后天的教育和实践培养起来的。”通过教育可以“把快乐、友谊、痛苦和憎恨都适当地根植于儿童心灵之中”,“使心灵的和谐达到完美的境地。”^[4]⁴⁹德性论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道德个体情感与行动的一个整体道德品质,它

包括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理智德性大多由教导生成、培养起来的,所以需要经验和时间,伦理德性则是由风俗习惯沿袭而来。”^[5]¹²²“现实活动的方式把它展示出来,人必须先进行现实活动,才能得到这些德性。”^[5]¹²⁸所以,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教育观看来,德性教育不仅仅是一种先天存在,而且能够在现实的世界中由教导生成培养起来。可以看出,古希腊哲学家对德性可教命题的分析,奠定了“德性可教”的哲学基础和伦理学基础,对后世伦理学教学和道德教育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对现当代的德性教育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与实践依据。

从他们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德性并非是以神性的姿态悬设于道德主体的思想中,也不单单以抽象的形式让人们琢磨不透。所有的德性品质都可以通过实践的形式内化于道德主体。道德主体、道德实践、道德品质、行为习惯以及道德氛围这些词汇都是德性教育的关键词,同时这些重点词汇也为当今道德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考。

首先,在德性教育的过程中,理性地看待道德主体的自主性。德性教育的责任是道德主体品格的形成,如果不承认道德教育过程中道德主体自主性存在,也就无所谓道德人格的存在。而道德主体要想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展示其自主性,主要是道德主体是否出于自愿,是否是出自于其内心最深处、最原始、最直接的一种道德本能欲望与要求,“被命令去做的事情总是令人痛苦的,被强制去做的事情总是可耻的。”^[6]⁴²所以,以德性作为价值指导的道德教育应该尊重每个道德主体的内在道德欲求,改变传统道德教育中管、卡、压的教育模式,强化道德教育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注重学生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实践能力的培养,这种能力包括道德认知能力,也包括道德理性分析能力。通过对道德的认知以及理性的分析后,将道德最终内化为自我内在情感的接受,并转化为道德实践行为。

其次,理性的道德教育内容。既然承认德性可教,那么就要探讨在德性教育过程中拿什么教的问题。传统的道德教育往往更加注重宏大的道德观教育,而忽视了当下的道德观教育。德性教育从古希腊开始就注重道德的可实践性,柏拉图将德性看成是知识,这就说明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德性是可以具象的,不是抽象的悬设。面对当下的多元社会形态,在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应更加

注意道德主体的个体差异性。个体的生活差异性以及自我的价值观念的不同,往往会导致道德选择上的不同。所以,在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在“善”的前提下,应该尊重这些差异性。德性还可以同具体的规则相融合,通过制定伦理规则来明确地规范和约束学生的日常行为,并使其从中认识和体悟到德性教育的必要性,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形成稳定的道德品格。德性的内容也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而道德行为的评价标准也势必同社会同步发展。所以,理性地看待德性内容,就是要看德性是否从社会现实状况出发,是否尊重个体的道德选择。

在传统德性教育的过程中,除了要求道德主体接受德性知识外,也会注重道德主体对道德生活的体验,而这种体验的前提在于道德生活氛围的形成。良好的生活氛围对道德行为塑造以及内心世界的接受有着强大的推动力,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良好的生活氛围可以直接影响道德主体的行为习惯与道德的认知程度。德性教育只有建立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上才会有针对性,道德主体在德性教育过程中所接受的道德知识也只有在生活实践的过程中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并为道德主体所体悟。所以,高校德性教育不应仅仅停留在道德知识的层面上,而应建立起良好的道德教育氛围。

最后,理性看待道德教育的社会功能。道德教育是重要的,但不是万能的。无论是社会、国家还是学校都应理性地看待道德教育。道德教

育在整个社会活动中只是一项道德传递和以德育人的活动,这种活动只能是通过人的思想意识来实现,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不能将道德教育功能无限扩大化。另外,道德教育功能的有限性,说明了道德教育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前文古希腊哲学家那里可以看出,道德教育的主要责任在于道德主体的道德品质的完善以及完整的道德形象塑造,说到底就是指人格培养。中国现代教育家蔡元培说:“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西方现代教育家艾德勒直言:“教育不是旨在形成任何各种各样的习惯,而仅仅在于形成良好的习惯,即传统上作为美德分析的东西。”^{[7]234}

参考文献:

- [1] 黑晓佛. 大众文化与道德教育的困境[J].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02):97.
- [2] 罗枳. 中国哲学简史[M]. 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5.
- [3] 周辅成. 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4.
- [4] 柏拉图. 论教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 [5] 苗力田. 亚里士多德全集[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 [6]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科伦理学[M]. 苗力田, 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 [7]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 杭州大学教育系. 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0.

The crisis of moral education and the regression of virtue education

GAO Xiang¹, SHI Hong-yan²

(1. Office of Logistic Service,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46, China;)
(2. Huai'an Middle School, Huai'an 223229, China)

Abstract: Virtue education mainly focuses on the cultivation of people's moral quality. Virtue educability serves as the practical basis for moral education, as well as reliable theoretical basis for rational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of moral education. Moral education in practice should respect moral subjects as virtue education does, transiting from formalism into practical pragmatism mode, emphasizing the atmosphere of virtue education and rationally analyzing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the virtue education.

Key words: virtue; virtue education; moral education